

書名 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十回 享保十三年京師書房林九兵衛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李贄 批點
 卷 冊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0
 編號 D8682200

冊五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十回 享保十三年京師書房林九兵衛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李卓吾先生批點忠義水滸傳目錄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第三回

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第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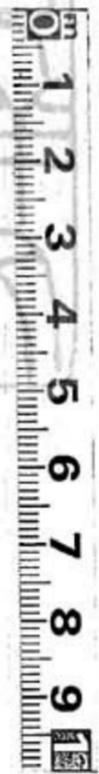
晁蓋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五回

忠義水滸傳 目錄

忠義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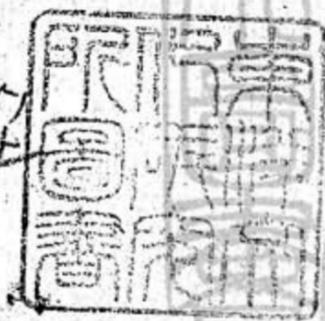


忠義水滸傳

五

双紅堂
小說
120(5)

科30076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捧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左纔閃開眼，看着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志論

林冲
大見
識

租人
但細

長州
弟兄

道非于他兩箇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
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
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
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洲酒家
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
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
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
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
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



快心

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下酒家見這厮們
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酒家先投透這
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里害你正好殺
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
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
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
里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酒家來
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
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拖了
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

第九回
四ノ四士

店在村口，四箇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槐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廳前猗猗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蘆簾遮酷日，壁邊瓦甃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甌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壚。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在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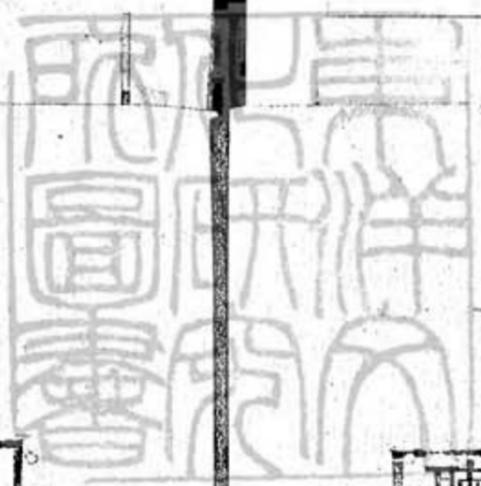


合該如此

真正好弟兄

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里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見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洲。兩箇公人聽了，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正在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箇公人，不敢高聲，更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暗

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
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解○字○裏○新○來○了○箇○僧○人○喚○
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猪○林○結○果○他○
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
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
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量○了○不○題○話○
休○絮○絮○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
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淨○處○了○魯○智○深○打○
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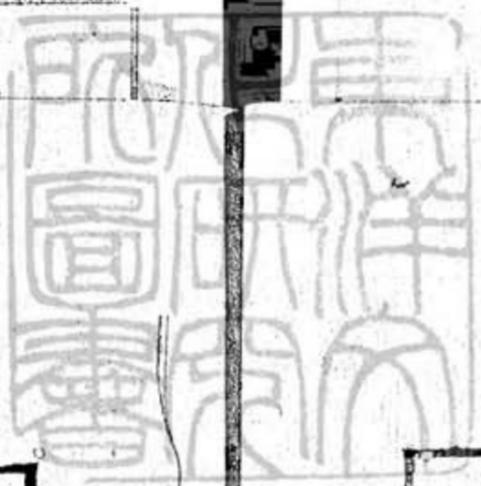


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淨○去○處○酒○家○已○打○聽○實○了○
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
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
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
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箇○鳥○命○如○今○
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
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兩○箇○撮○鳥○的○
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
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
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箇○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

像十分像

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人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杏花村風拂青帘劉伶仰臥盡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社醞壯農夫之膽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來



柴進出身

三箇人入酒店裏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那店裏有二五箇飾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酒保竝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好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來着我須不白喫你的甚是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

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草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三箇出門果然三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

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箇大莊院但見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枝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鐵券朱薨碧瓦掩映着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不是當朝勳戚第也應前代帝王家

三箇人來到庄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那里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

思義不消傳
願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庄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箇箇英雄數十匹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白粉青氈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描金雀畫細輕弓獅子壺中整

攢着點翠鵬翎端正箭竿幾隻趕獐細犬擎數對拿兔蒼鷹穿雲俊鶻頓絨絛脫帽錦鵬尋護指標鎗風利就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團向馬上時聞響震鞍邊拴繫無非天外飛禽馬上擎擡盡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簇人馬飛迤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二牙掩口鬚鬚二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非具隻
取者安
能一見
便問

惡得高
太尉的
便非凡

起柴進
人宜乎
之敬也

真好漢
堂堂王
孫携一

配軍之
手同入
莊門而

莊客亦
不之怪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里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

者真義
氣所化
也今大
家門墻
窮士便
不敢窺
足矣可
感可歎

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

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盃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裏面少坐柴進隨卽解了弓箭壺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卓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擡一張卓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箇教師人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

林冲到底有識見

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采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箇公人亦各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

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
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
認真林冲聽了並不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
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
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
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
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
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
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
又喫過了五七盃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

進好柴

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意思
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爭我一棒打翻了他
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
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着
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
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里方纔放心
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開
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
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柴
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

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
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柵打將人來洪教
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撿林冲兩箇教師就明月地
上交手真箇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柵但見

山東大柵河北夾鎗大柵棒是鱷魚穴內噴來夾鎗棒
是巨蟒窠中拔出大柵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遍
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撿珠龍一對巖前爭食虎

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十合棒只見林冲托
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
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
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
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
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管內但有事務都
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
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
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
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
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
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

高小人心事

及月的

越之越用

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
 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
 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
 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
 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
 棒下來林冲看他步已亂了被林冲把棒從地下一跳洪
 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
 頭廉兒骨上撒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快將酒來把

蓋眾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扎起來眾莊客一頭笑
 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
 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里肯
 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
 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
 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太
 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
 封書去下必然看覩教頭再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
 林冲又將銀五兩齎發兩箇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
 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

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雖是箇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運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牆壯地闊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澗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鐵漢出入

的無非降龍縛虎人的

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一般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

先生學
胸臉

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友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林冲只罵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答眾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

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

世語如情
此語雖好
何可漢

忠義水滸傳
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
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
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
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
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
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
新到罪人林冲來點視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
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
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

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
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
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
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
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
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
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誰
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開了項上枷亦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
去拿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

天生柴六官人這一等與那不同何也

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六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煩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裡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終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話說當日林冲正閒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裡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地在這裡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

一箇酒店裏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買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里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到此遇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

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林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勤孝順常把此銀兩與他做本錢且把閒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冲的綿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箇人將出

一兩銀子與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菓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此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撥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菓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攪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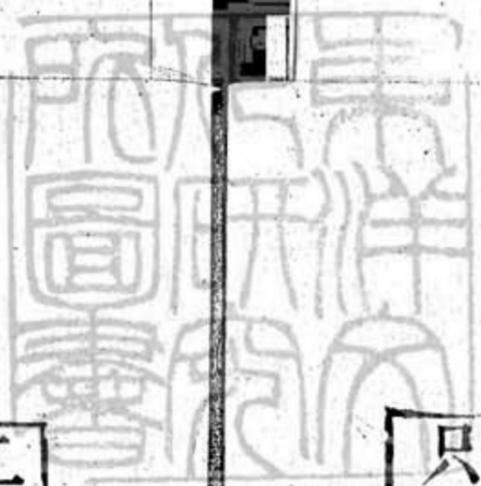
賢哉 李小二 婦強 似如

盪酒約計喫過十數盃再討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醜監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門前理會你且去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

友

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友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時閣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箇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

描得
如見



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人却待正要尋恩人有此要緊話說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醜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友要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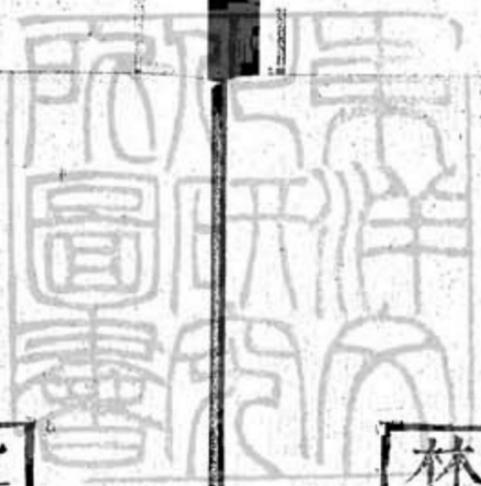
崇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
潑賤賊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
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喫飯防噎走路
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
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捏着
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又去
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
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
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
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

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許多
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擡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
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贖原
是一箇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
堂你在那里左壞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
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
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
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是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時有
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
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

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時家裏安排幾盃酒請林冲喫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



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只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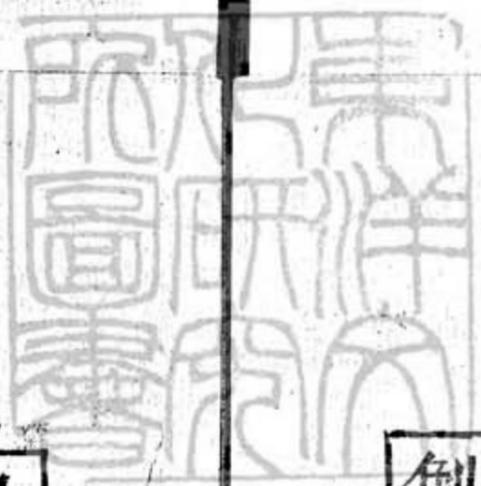
忠義水滸傳
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下生些焰火起來屋邊有
一塊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
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
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
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
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
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檀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
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
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迤背着北風
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

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了一回望見一
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箒兒在露
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
這箇葫蘆麼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
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
天氣寒冷且酌三盃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
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盃就又買
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
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依舊迎
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有箇書生做

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拈絮掃時占編裁幾片大如栲花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



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的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的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的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毡

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卓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便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燒着，林冲便拿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前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直透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推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這條計好麼？」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

如錦

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快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免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八分過了。」又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

田自
意外
快人
快人

三惡
聚而
圓鐵

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
被這厮門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一手拽開
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個入急要走時驚得呆了
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肱察的一鎗先搗觸倒差撥陸虞候
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
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搗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
纔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好賊你待那里去批曾只一
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擱在地裏用脚踏住曾脯身邊取
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
你無甚麼冤讎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

亦是
大意

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
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
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
剗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
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
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
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入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
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卓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腰帶
把檀篋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
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

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有詩爲證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沾村酒

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暗裏有神扶

最憐萬死逃生地

真是瑰奇偉丈夫

那雪越下的猛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出火光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



箇老庄家周圍坐着四五箇小庄家向火地爐裏烘烘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畧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釜兒裏邊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喫尚且不勾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五碗與小人盪寒老莊家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此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

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焰焰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丟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髭鬚焰焰的燒着眾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擻一作不得被林冲起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爺快活喫酒土炕上却有兩箇柳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歩低浪浪踉踉捉脚不住歪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却

說眾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透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眾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越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分教嬰兒注內前後擺數千隻戰艦朦朧水滸寒中左右列百十箇英雄好漢正是說時殺氣侵入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終

享保戊申孟春望日

京師書房 林九其衛



天
圖
書

